两个小时前，也就是陈南山把苏梅变成皮一小时之前，他正蹲在地上假装分拣包裹。4 r7 N2 H7 R1 u& R6 J5 O& w  
分包有一点像摆地摊。大大小小的包裹摊开在东湖小区尘土飞扬的水泥地上。东湖小区虽然是独栋别墅高端小区，快递在外包装上却和别的小区没什么区别。有边角破损的小方盒，也有里三层外三层的大纸箱，更多的是千篇一律鼓鼓囊囊的灰乙烯快递袋，里面多半装的是没有包装盒的廉价衣物。& s: x/ a" i/ Y( m( i/ J4 \_  
申通顺丰百世汇通的快递员们也都在东门各踞一块地盘，面色疲乏地守着自己的一摊，费劲辨认每个包裹上的名字电话。  
陈南山今天其实并不是来送快递的，但在他丢了公司的工作后，平时偶尔也干干快递补贴家用，因此很快和快递员们混到了一起。但快递员们通常没时间多聊，打完一圈电话等上三刻钟还得迅速位移到下一个定点。快递员的时间就是钱。  
陈南山穿上了自己平时穿惯的那件黄色快递服，其实另有目的。他在地上的纸盒堆里翻找着，如果有别的快递员，他就向他询问一个女人的名字，尽管得到的大多是摇摇头。一个小时后，在他心境逐渐焦虑起来，甚至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时候，随手抄起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小纸盒，看清了上面的名字和电话号码，猛然间一激灵。  
太好了。我还以为她用的网名。好女孩的自我防范意识怎么都这么差呢。他激动得想。  
他辨清楚了上面的电话号码，拔了出去。“喂，是苏梅吗？我是快递的，现在已经在东门等了。”, r# Y4 @7 B; g$ z; [\* q, P8 y  
对面停了一会儿，才回话：“谢了啊。也不知道打哪儿寄来的……”后半句是自言自语。4 a! @3 g/ x" A\* \_6 m% p  
果然这招有效。陈南山暗喜。男人可能接到没印象的快递会心存疑虑，但女人要么记不住自己的每份快递，要么总是有其他人（要么是闺蜜，要么是舔狗）源源不断地将快递寄过来。面对快递，总是愿意裂开一条门缝的。% J\* j. R  d8 r  
苏梅从那头开了大门。陈南山又是一阵窃喜，好在这小区还让快递员进门，要不然潜入更是难上青天了。3 \_3 D\* }# ]" j! s- h  
陈南山进了小区，暗叹小区的气派。  
那是一个很好的四月天，丝竹园外杨树丝丝吐绿，清晨的阳光从宽枝窄叶间洒下几把碎金。阳光晒在陈南山的屁股后面。3 m: w9 g$ D( M) D  
他的后兜沉甸甸的，在口袋里面，装着一把青铜匕首。; l+ d- V) r) M( b6 f$ R  
不管灵不灵，我今天豁出去了。他想。要不然自己这一辈子，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。  
\*\*  
现在虽然沦落到了送快递的地步，陈南山也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。他曾经和徐京津都是公司里的业务骨干。现在行业内养蛊，就连工程部门也不能免俗，陈南山不得不与徐京津展开了一场竞争。从团队内威望上来说，陈南山似乎更具有竞争实力。虽然工作以来陈南山的业绩一直屈居徐京津之之下，但是进入高层，陈南山的理论修养就略显优势，而且几次人事调动都冲击不大，始终都在领导岗位上，不仅没有随风倒犯错误，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保护同事的好事。陈南山自觉胜券在握，在几次酒会上少不了豪言壮语一番。$ O: b+ ?8 k6 c2 U, y9 V, |- }  
没想之后居然是徐京津占了上风。徐京津没什么竞争意识，但对业务更熟悉，在总部很受重视，加之为人随和，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理得比较顺畅，意外后来居上，成了领导。  
一番风雨之后，徐京津在陈南山前后还是称兄道弟，仍然自称是自己的“朋友”，似乎徐根本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你死我活，这是陈南山最觉得耻辱的一点。  
陈南山觉得徐京津就是这世界无法理解的一个迷。这个人不知是得了什么恩惠，尽管事事平庸，远逊自己，但转了一个大圈，最后不但事业有成，还找了一个漂亮女朋友，就连女朋友的闺蜜也对他有点意思，可他本人不知是真不懂假不懂，都装作没看见……  
陈南山一向自视甚高，无论情场还是职场都魔咒一般败在了徐京津之下。他一气之下选择了辞职，决定离熟悉人的越远越好。本来以为凭借资历，再找一份类似职位总不是问题，想不到竟处处碰壁。他不能容忍去一些小公司就职，让徐京津看笑话，宁愿打零工苟活。7 l3 z6 r5 y6 H, m- L0 X' |4 o  
半年过去，他越想越气，一次喝下一瓶烧酒，想到了祖传的那把刀。这是一把邪刀，据说拥有窃取别人人生的魔力。祖先曾经嘱咐绝不可用，否则后患无穷，但反正人生已然无望，何不试它一试呢？  
\*\*, J% f8 e$ y  ?1 C# z' a7 w) n  
陈南山来到了苏梅的门前。按了下门铃。和他想的一样，门裂开了一条小缝。7 {- ]4 Y+ N+ d) `' e  
“辛苦了。”透过门缝，陈南山看到了苏梅，她今天穿着一条松垮垮的白裙子，示意他把快递交给她，看都没看外面一眼。+ R; W- S8 r' |& A' q& w# O: J  
真美。陈南山贪婪地望着她。尽管身上的白裙子和透明丝袜没衬出身形，也没有化妆。但高马尾显出二十后半的青春活力，眉眼俏生生的，身形、轮廓、尖尖的下巴颏也尽显俏丽。个子比夏末高一点，但也差不太多。\* ^1 L\* J2 v- j+ J' \4 o  
那天在小岛上，他看到徐京津偷摸她的屁股的时候，就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把眼前的两个美女搞到手。今天，终于到了动手的时候了。( r3 g8 p& R6 O# C# J8 P  
做戏就要做足，他继续扮演着快递员的角色，“请您签收。”边说边把包裹往上一递。2 d) o0 E: G' i  I2 t% Y  
苏梅完全没有防备，嘟着嘴，懒洋洋地将盒子接过去，随手晃了晃：“这么轻？肯定是我前天买的蜜丝佛陀。”1 ^& x4 r( g) e- T/ \_3 J\* l: b# t  
陈南山不知道什么是蜜丝佛陀。但那其实就是一个空盒子。  
苏梅接着伸手接过他递过去的圆珠笔，左手拿定包裹，右手龙飞凤舞地在收发单上画了符，撕下来朝他—送：“师傅，给你。”! q5 W' s; c% v\* V/ h, v1 Y6 o  
陈南山没接。  
“苏小姐，你不认识我了？”  
苏梅定睛瞧了他一眼。眼神中充满了疑惑。  
她果然对他毫无印象。虽然这完全符合他的预期，但陈南山还是不死心。“仙霞岛三日游？”他提醒道。& \_8 y4 P% x4 c5 i, N- i- I5 O  
“哦！”苏梅恍然大悟：“你是老徐的那个……”  
她敞开了大门。陈南山等的就是这一刻。  
他猛地朝里伸进了一只胶鞋，将门卡住。  
苏梅警惕性虽然低，反应倒是很快。虽然见过陈南山一面，但见他气势汹汹，反手就要将门关上。  
希望盒子上写的是真的。这是陈南山掏出后兜的青铜匕首前，心里的想法。  
只见寒光一闪，他的匕首切入了苏梅胳膊圆滚滚的肩膀，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陷入了苏梅的肉里。  
这把刀就像武侠小说里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器一样，居然将苏梅的一条胳膊切了下来。# ?4 ]0 u7 p" \_) \7 @8 s" V  
苏梅退后一步，震惊地看着自己白白的臂膀就这样从身上掉了下来。她的手还紧抓着门把手，手臂就这样挂在了上面。  c  J3 `% P' Z2 m! x# u; ]- ?  
但是她没有感到一点疼痛，也没有流血。那条胳膊的内部是空的，就像一只空筒。  
陈南山趁机挤进了门内。他一脸狞笑地挥刀望向苏梅。+ ^$ @+ k/ W. T5 Z' u) ~( o( b  
“你……你要做什么？”苏梅问。  
“我要把被偷走的人生拿回来。”陈南山说，接着扑了上来。) c\* ^' k) a" @, |% f  
苏梅转身就走，但觉得脖颈一凉。自己颈部以下忽然什么也感觉不到了。  
她感到自己的身体忽然变得很小，只有一只小猫那么大小。' d7 N; {2 ~: F2 w2 Q/ \_0 z6 A  
她感觉自己滚落在了自己家的地板上，摔得很疼。5 t" W% @3 i' a  
视角忽然变得非常低。她发现自己连脖子都找不到了，抬头都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。  
她只能转动眼球，朝上看去。  
她看到了自己没有头的身体，呆站在房间中央。  
刚才陈南山一刀抹在她的脖子上，居然将她的头完整地砍了下来。0 ?; z$ x6 I, g; H' }, d\* c" v  
但是那神奇的效应依然存在。她空空的脖子没有流一点血，她没有任何感觉，甚至还能感觉到身体，只是完全控制不了身体了。+ r6 m5 \. B( d. K  
陈南山一脸横肉的胖脸凑了过来。  
苏梅想要大叫，但发现自己的舌头和气管都不见了，她只是张大了自己的嘴。  
陈南山哈哈大笑，他抓住了苏梅的长马尾，将她（应该说只是她的头）拎了起来。' G2 \_9 C+ ~7 M- w$ b  
苏梅意外的发现自己居然还保留了疼感，长发拉扯头发，她疼得直咧嘴。8 c% u  ?! G\* k! t$ F& K\* g  
陈南山看着她露出痛苦的表情，更露出了更加疯狂的笑容。  
（这……这怎么可能……）她的嘴唇无声地做着动作。( b1 ?. X+ Y9 c2 F7 x3 Q0 `  
陈南山将她的头放到了桌子上。亮出了那把匕首。" y& l% @\* w- p) M  
“这把刀是我家的传家宝。”他说：“只是祖宗一直留下遗训，只能收藏，切不可使用，否则会遭天谴恶报，永世不得超生。”  S, \_' m6 h\* I" F8 B8 U& h  |  
苏梅转动眼球，望向那把刀。那只是一柄寻常的匕首，表面没有任何装饰，看不出有什么离奇的地方。  
她的目光望向更远处。远处的地板上有一个白色的小物体。那是她的手机！  
她的心中忽然涌起一阵希望。. X' K7 \_, L- w( e  
她和夏末、老徐约定今天来收拾房子。如果她不回微信，根据闺蜜之间的默契，夏末一定会猜出来她这边出了事。他们就会加紧过来……  
“我不知道我的祖先是做什么的，他们是怎么得到这件宝贝的，但这东西确实有着神奇的魔力。”陈南山继续自说自话，注意到苏梅的目光，他笑着捡起了那只白色的手机。  
苏梅在桌上屏住了呼吸，尽量放松表情。她的手机是指纹解锁的，她自信陈南山解不开锁。) x$ M1 M8 I7 d! g/ e. }7 x) e% s  
“我给你示范一下吧。”似乎她的心思全被猜中了，男子笑着走到门前，拿起了挂在门上的手臂。此时那只手柔若无骨，仿佛只余下了外面的一层皮。  
“仔细看。”他对苏梅展示了一下那只手臂。接着将自己的手臂探入了那只手臂后面的断面中。  
苏梅的眼睛瞪大了。  
她看到了陈南山的手臂嵌入了她自己的那只胳膊。那只胳膊就像一只设计精巧的长手套一样，完美套到了陈南山的手臂上。) f, V/ X6 O: l+ S  
顷刻之后，陈南山的右臂变得白皙可人，就像苏梅自己的手臂被移植过去了一样。  
陈南山望了一下现在属于自己的青葱般的五指，得意地笑了，接着伸进嘴里，贪婪地吸吮起指尖来。  Z$ b8 Q. ~9 W$ a) C0 G+ G1 [: A/ J  
苏梅在此时感觉到了自己的指尖，仿佛被什么东西吮吸着。指尖的触感居然传递到了她的脑袋里。但她依然控制不了她的那只手臂，那只手臂仿佛被异物侵入了，只能任人摆布。  V3 L7 l: A  d/ R2 S3 ]  
“怎么样，很神奇吧。被这把刀切下来的人体，不会因此死亡和受伤，而且那身体的主人依然能感觉到。”陈南山用变得白皙纤细的那一侧手碰了一下苏梅的鼻尖 “而且切下来的部分会变成空壳，只要填充进去，就能暂时融为一体。”  
苏梅的脸色变得煞白，她意识到了这一切意味着什么。7 f9 l. ]; u% i5 |' T% ]  
地上的手机发出了收信的声音。陈南山用苏梅的那只手捡起了地上的白色手机。接着用食指轻松激活了手机，用一黑一白两只手笨拙地打起字来。  b, D- w# \% B9 V3 \_3 b4 u  
“我让他们晚点来。”陈南山笑了起来，他用那只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接着解开了裤带：“因为我想和你好好玩玩。我早就想玩玩了。”  
黄色的裤子脱落到了地上，露出了蓝白条纹的男式内裤。陈南山迫不及待地脱下了内裤，露出了巨龙。  
他用苏梅白皙修长的手指捏住了自己的那话儿。7 N1 P% p- e8 U" ~  
感觉到了女性手掌冰凉温润的手感，陈南山的阳具瞬间被唤醒，胀了起来。  
苏梅看到陈南山将肉棒凑了过来。那散发出中年男性恶臭的肉棒鞭子一样抽到了苏梅的脸上。  
苏梅厌恶地想要闭上眼睛，但她的眼皮仿佛变成假的了，怎么也闭不上。% U, f# C' o6 Y' g# S2 E\* {  
再长，还可以再长。陈南山在苏梅眼皮底下，用她的手忘情地服侍着自己的肉棒。' I9 e0 @! r+ o% y+ J1 T5 z  
他对着桌子上苏梅的头用她的手撸着管，时而用龟头碰触着苏梅的脸。失去了手和脚的苏梅只能忍受着陈南山的侵犯。- E; ?% `/ M$ J: B' ^) J& T# l  
陈南山享受着这种自助式的手交。  
那肥大肉棒恶臭的尖端反复朝她冲来，一次次戳向她的脸。她感到自己的头里也空无一物，仿佛乳胶做成的一个头壳，那肉棒几次戳进了她的脸颊，让她的脸凹陷下去。/ C9 x# C1 K+ y\* }; R+ C  
那肉棒似乎想要钻进她的嘴。她只能闭紧嘴唇，强忍剧烈的恶心冲动。" t# j9 x9 `5 |# f7 M  
就在这时，陈南山闭上了眼睛，深深吐出了一口气，淡黄色的粘稠液体喷到了苏梅的脸上。: o3 c- N5 n2 [# v7 r' \_: |& K4 U  
“呼，太爽了。”陈南山甩了甩苏梅的手，将指端的黏液强塞进她的嘴里：“是不是很爽，是不是很爽？”( M8 c8 f/ F: U\* R) ?3 H  
苏梅感到两行热泪滑过脸颊。/ a1 }& E7 I+ X  r  o" ^  F  
陈南山饶有兴味地望着这一现象，似乎对于她能流泪也感到新奇。0 L  \) d3 ~# Q& r  
“别哭，别哭，接下来会更难受。”陈南山淫笑着，假模假样地安慰着苏梅：“马上就让你爽上天。”  
\*\*  
一边说着，陈南山一边接近了苏梅那还站在走廊中央的身体。  
那个身体就像被摘掉了头的玩偶一样，随便他玩弄。0 x, B8 |0 ]) F/ r! v2 z  
他撤掉了尸体身上的裙子，随后用手握住了身体的纤腰，让她弯下腰去。他让身体的两支胳膊拄在桌子上，将屁股高高抬起，阴户直冲后面，摆出一副婊子般的淫荡样。胸部正冲着苏梅的头。  
（不！不要！）  
陈南山脱下了裤子，将那再次膨胀到极限的肉棒狠狠插进了苏梅的私处里。  
苏梅桌子上拼命的挣扎着，但是没有任何用处。她对自己的身体失去了任何主宰的权利，而源源不断的快感却传到了她的身体里。$ Q" s) x( F/ A( G  
（求求你不要这样，求求你放过我！）她只能拼命地做着口型，眼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凌辱。2 c; E" O( x3 ]4 D0 e  
过了不知多久，陈南山再次深吸一口气，将液体枪弹般射入了那无头的身体。3 w2 d/ m. \_$ W) \6 K. L. }  
此时苏梅的头已经双眼反白。肮脏的口水顺着她的嘴唇滑落，沾湿了崭新的桌面。' c# h5 @0 j5 e1 V( {$ s  
看着她这副怪相，陈南山更生出一阵作恶的狂喜。  
“你以为结束了？”他气喘吁吁地将沾着的液体甩到了苏梅头上：“还早着呢。”+ v) t+ Y% @0 H7 [  
对着苏梅的身体，他又拿出了那把匕首。- [1 n# s5 [8 r  D6 Q; h  
他将匕首深深插入了苏梅的后背，在那里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 $ v' a$ l1 m5 k. z: p  
随后他将那个裂口拉开撑大，然后将脚伸进了裂口。6 o& O+ R) \- Q\* }  
苏梅眼睁睁地看着陈南山的脚逐渐伸进了她的身体。此时她的身体就像一个被打开了的乳胶娃娃，一件胶衣，空无一物。  
陈南山的脚占据了她腿的位置，随后是腰部，再然后是胸部。最后 陈南山将自己完全装进了苏梅的身体里。  
他闭上眼睛，似乎感觉到了身体里残余的疼痛，用新的胳膊撑了一下桌子，长长吐了一口气。\* j0 p; W, `& |4 j7 y  
他摸了摸后背，露出了满意的表情：“果然马上就愈合了。现在你的身子也是我的了。”7 \_, H' \1 J! g) s+ a/ @  Y  
(求求你！你要用我的身体做什么？)  
猜测出了他的意图，苏梅绝望地张开了嘴。  
(求求你，不要这样！唯独这样不可以！)  
苏梅感到自己被抬了起来。陈南山将变成一个空壳的她举了起来，随后将她像塑料一样在掌中反复揉搓，然后套在了头上。3 Q$ k0 O4 S\* b  
苏梅只能感到那个油腻肥硕的秃顶从下方粗暴地钻进了自己的身体，一个塌鼻子从下方伸了上来，占据了她的鼻子，自己的眼睛也失去了控制，被另外一双眼睛掌控。3 N5 X' f/ K, s4 s6 t' m  
然后她又感到自己重新和身体连接到了一起，似乎一切恢复了正常。但她控制不了身体，内部强烈的异物感让她感到无比痛苦。7 {, @! J0 v3 I) s. V+ F% i+ M2 }" a  
她又有了牙齿和舌头，但同样不听她的使唤。  
“嘻嘻，这就是人家的胸部”她听到自己说，随后视线转向下方。自己曾经颇为自信的胸部就在眼前。! d6 o1 o1 U# U! |  
接着，她看到自己的双手袭了上来，凶狠地抓起了草莓般鲜红的两个乳头。  
\*\*  n8 U1 N" Y5 P8 R2 k  
苏梅就像在梦游一样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说着她不想说的话，做着不想做的事，就这样痛苦地存在着。; \_$ x/ t+ Z& p  
她看到自己走进了卧室，打开了衣柜。  
“没想到你的收藏还蛮丰富的嘛，哦不对，现在应该说是人家的收藏了。”她听到自己厚颜无耻地说：“原来人家早就是个骚女孩了呀。”  
她看到自己的手被别人操纵着，狂欢一样将那些衣服、裙子拿了出来，甩在地上。  
镜子把自己的脸映照在了镜子里，本来俊俏的容颜被扭曲成了狂乱的样子。( x7 N0 ^) P- C\* K! S: H' D  
她感觉到面部的肌肉还有一定自主性，但是即使使出全身的力气，也只是轻微影响表情而已。/ Q( C8 ?5 T4 U9 u  
（救救我，不管是谁，救救我！）  
\*\*  
时间又回到了现在。  K" M& [3 W+ g7 D. J8 C: K  
（求求你，你已经玩够了吧，不要再玩那我的身体了。求求你把身体还给我。）  
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机会，苏梅拼命恳求的泪水如同珠子一样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。6 v6 K& b3 X( |  
“还给你，那行呀。”陈南山一边说着，一边用手指夹住一侧乳头，反复刺激着苏梅：“但是你得满足我几个要求。只要照办，我肯定把身体还给你。”& r0 N; z: O" x$ l! M. }  
（什么都答应你，什么都答应你。）苏梅哭泣地说着，毕竟除了这薄薄的一层皮，她已经一无所有了。  
“那好，首先你裹一裹这个。”陈南山将苏梅的头爱怜地抱在怀中，随后将她的小嘴凑近了乳头：“来吸你的奶奶吧，就像小孩子一样。”  
苏梅楞了一下，随后不情愿地张开了嘴，开始了舔舐。2 x/ `1 v! \\* U$ l  
即使自己是乳头，奇怪快感还是迅速涌了上来，苏梅不禁颤抖了起来。  
陈南山也同步享受的这种感觉，下面的阴户逐渐湿润了起来。  
“哎哟，你可真敏感。”陈南山装作很头疼地说：“把人家搞湿了可怎么办。”# v1 s" Q8 U- B! a2 f# z( X  
他将苏梅放到了两腿之间：“来吧，自己舔干净。”& Y' A9 k5 G2 `6 `  
苏梅零距离看着自己两片肉，感到一阵恶心。她露出了痛苦的表情，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还会遭遇什么。. A3 ~, ^8 e6 B+ K6 v  
“不想吃是吧？敬酒不吃吃罚酒哦。”她的抵抗让陈南山不悦：“我知道了，你想舔的其实是这个吧。”7 \_$ `' ~; ~7 w' e+ s1 z7 g  
他一边说着一边，一边将大肚子边缘的皮朝下拉了一下，露出自己茂盛的阴毛和一条巨大的阳具。4 N2 a8 B+ h3 B) X  
“你一定想吃的是这个吧。来啊，吃啊。”- |6 c% y9 f1 t  
一边说着，她一边将他的大肉棒怼向苏梅。8 h  p( i9 R. I+ Q1 R! ]0 T  
苏梅闭紧了嘴巴。即使那根大棒坚硬如铁，愣是挤不进这小口中。\* t9 V1 L- l9 u2 I  
“事到如今你还不听话？”陈南山笑了起来：“但是别忘了你现在就只是一张皮，你还能做什么？”4 e' H2 A7 r4 s5 o& [/ H+ V! v\* P  
苏梅忽然感觉天旋地转，自己的视角转了180度。  
陈南山将她倒提了起来，将她的头转向下部。  
(不，不会吧！这怎么可能，这不可能！)' [9 W; `7 Y\* a8 v- A; x4 U5 a' Y  
清晰感的异物感从她的脖子处涌来。一根坚硬、粗壮的长条状硬物从下方入侵了她的咽喉，从后面强行进入了她的口腔。  
是的，陈南山拿着苏梅的头，从后面将他的阳具伸了进来。甚至可以说陈南山是把苏梅套在了他的大棒上。& h& a- ~! @. U2 I3 \( u  
（怎么可以有这种事？这一定是梦！是梦！）  
苏梅感觉到恶臭的硬物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她的口腔，最后呕吐感让她的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一条缝，一条黑龙从她的眼前夺口而出。: a8 n\* J, w, y1 \+ `6 }9 `6 k  
一条男人的阳具从自己的嘴里吐了出来。  
“啊，你的小嘴真是太舒服了。 ”陈南山反复拉扯，享受着这反向的口交。0 k9 h/ D) z  q: V4 ^\* {) l( s  
泪水再次夺眶而出。  
一切失去了真实感。  
苏梅感觉到自己现在不但不再是一个人，而且就连一个像样的东西都不是了。  
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飞机杯。这样下去，即使是男人将屎和尿灌入到自己身体里，她也没有任何办法吧。2 \! a' H0 d: {  
她感觉到从自己嘴唇窜出去的阳具摩擦着她的嘴唇，越来越变粗变硬。+ |) Z  V$ I! o\* i! I5 i  
经过一阵舒适的舔舐后。那东西窜了回去，恶臭的白色液体射入了苏梅的口腔。  
腥臭的白汁灌满了她的嘴，从她的嘴唇、鼻子、甚至眼角涌出来，落在了地板上。! H2 z1 h9 ^8 }% |  
她听到男人狂笑着，仿佛从很远的地方：  
“你现在就老老实实做我的飞机杯，做我的面具。只要你老老实实配合，我会在玩够以后把身体还给你的。”0 Z3 ?; i6 I! b6 `; W" r" F  
苏梅的双眼逐渐失去了光彩。3 p! ~$ V+ H$ Y/ p  
对，这显然就是个梦。  
如果是个梦，那无论怎样都无所谓了吧。2 l4 O2 D; @  n' ~! {6 b8 u  
\*\*) G( g- r& W& I$ A- b) q  
陈南山将苏梅放到了桌上，然后开始了提问。  
苏梅感觉到自己完全没有思考。问什么她就答什么。4 v$ I0 n9 Z\* u: y  
陈南山大部分问题都和夏末、老徐有关。+ ^. D- o% J\* J\* z  
接下来他要做什么？披着她的皮，他还要做什么无耻的勾当？  
对了，这是个梦，怎样回答都可以……  
她流畅而无表情地说出了自己知道的所有事情。  
“嘻嘻嘻，这就对了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心同体的战友了。”陈南山爱抚着苏梅，就像摸着一只小猫：“在我套上你以后，你也要多多和我说话，提醒我哦。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呢。”' z. i1 n$ k5 \_5 W9 m+ C  
苏梅只是沉默地听着。4 r4 p' Z# r5 @  
“对了，除了夏末，还有哪些女生和你认识，关系较好？”陈南山说：“当然，你知道，得是年轻、漂亮的。”8 N7 J% o\* i, ^1 s" M  
（我有一个学妹，和我一样，都在音乐学院当老师。她的样子在手机里……）+ g# A\* j# A, b7 l  
“我要怎样把她搞到手？”  
这个问题好危险，不应该回答。  
但这只是个梦……不用太认真……  
（我们是好姐妹，只要打个电话，她自己就会过来。）& p( w3 ]( D! l3 H% D. n. `. e' i  
“嘻嘻嘻，表现得不错。”陈南山夸奖着她：“没准有了她，我就不要你了哦。当然，要在把你名声再搞臭点之后……”  
无所谓了。  
但这个梦好长，怎么还没结束啊……  
“还有得让徐京津那个混蛋得到惩处……当然，夏末也是要玩的。”( f, c/ ?+ l7 V- P- n1 l' o8 M2 N# Y  
苏梅只是静静地听着，仿佛旁观者一样观看着这场残酷的长梦。& x' |; }! T! N3 n) ^  D  
她再次被人拿起，戴上。看着自己再次梳妆打扮，走出了门。  
这个梦真的好长啊。  
夏夏，你睡在我旁边吗？我都听到你的呼噜声了。快叫醒我！该到早操时间了罢……今天上完了课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  
快叫醒我罢，九月很长，风景很美，还有那么长的时间等着我们一起渡过……